

融合的力量

——观贾荣志画作有感

陈连清 /文

我与贾荣志相识已有二十多年了吧。彼时，北大搞了个传统文化的研讨和展览。会上，我见到了其人其画。

1 中国美院刘国辉说过，“我是什么，只有让我的作品自己去说”。贾荣志的画也会说话。

2014年，他的画作《远山的城池》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，2019年创作的《绿水青山禅光必照》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并获得奖项。这与他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国家一级美术师和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的身份是相符的。

我与他虽不常见，但时常会感受到其艺术水准与日俱增。1997年开始，他的画作《秋林深处》《山家都在绿荫中》参加了全国性的展出。之后，作品日臻完善。2001年的《山深景幽》，2003年的《道遥图》，2007年的《万山浮动雨初霁》，2013年的《泉声带雨出溪林》参加了中美协和文化部举办的展览，并相继获得了优秀奖、一等奖等。走进他的山水世界，映入眼帘的，或远山近水，或空山孤亭，或野径田畴，或夕阳远村，一股强烈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你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，你能体悟得雨雾的清涼，仿佛身临其境。

贾荣志常说：“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”。于是，他背起画夹和行囊，走进大自然，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、漠北草原、海岛僻壤，无不涉足。江南田园的旖旎，三山五岳的险峻，边陲荒原的萧疏，文化古迹的沧桑，全都装入他的胸中。他还把目光投向国外，用足丈量世界，真所谓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啊！他网站上就挂着写生的记录，从2004年中韩艺术联谊活动开始，到2020年底，有组织成规模的写生活动就达76次。清代画家石涛说：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。域外风情中，《吴哥窟写生》《圣彼得堡火车站写生》《斯洛文尼亚城堡写生》等也让我印象深刻。他四处奔波不是游山玩水，一切为了写生的“业务”。

一次他来到台州，我得知后邀请他过来一聚。谁知他已从温州赶往临海，留给台州的是那匆匆的背影。他就像一只小蜜蜂，到处嗡嗡飞舞，辛勤采集，酿成一片甜蜜和芳香。诚如唐代罗隐的诗所云：“不论平地与山尖，无限风光尽被占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”

贾荣志四处“采蜜”后，就进行“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”的处理，据此提炼主题，让有用的素材“对号入座”。进而有有条不紊地展开创作，构建起画作的“大厦”。2016年他去青海格尔木写生，一踏进那雄浑肃穆的白塔寺，就被那庄严的场面怔住了：身着红袈裟的僧侣们排成长队，秩序井然地依次入寺朝觐，红墙之内繁木掩映，塔身洁白而威严。这股气息给他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，让他找到了内心里一刹那的“感动”。他拿起画笔，画出了气势恢弘的场面，也画出了他们的肉体 and 心灵。有了这个坯子，回来将众多的画稿进行比对，以最有代表性的写生稿为基础，吸收其他草稿的可用之处，再让墨彩染于其上，于是就得到了一幅气韵生动、意境深远的好作品。

2 著名美术评论家陈传席说过，一个优秀的画家须经历三个阶段：神于好，精于勤，成于悟。喜好画的，不勤奋作画，便不能专精，而要出神品逸品，必须要有悟的功夫。齐白石悟出了“衰年变法”；蒋兆和悟出了下层百姓的精神风骨，李世南悟出了泼墨写意人物画的真谛……贾荣

志深谙此道，不仅脚勤、手勤，脑更勤。总是在琢磨、总结、提炼，就像不停旋转的陀螺，时时捉摸其中的道道，求新图变。那贾荣志悟出了什么？而又在哪里着力？我想，他是在“融合”上着力做文章。

古今融合。在他的作品里，随处可见中国画传统笔墨的精神，皴擦点染，墨分五色，浓淡疏密，虚实相生，尽显奥妙。同时融入了许多现代因素，色彩、色块、光影、泼墨等的运用都很到位。

南北融合。贾荣志出生于东北林区，毕业于山东曲阜师大，既有北方的粗犷豪放，又有南方的细腻苍润。其作品既有宏阔大气，又有细节的清晰生动，是两者有机的融合。

中西融合。他知道，梵高用色彩堆积而成的《向日葵》，毕加索《亚威农少女》的立体效果和莫奈清丽淡雅的《睡莲》是多么地动人，他苦苦琢磨艺术效果不朽的奥秘，竭力去心追手摹，兼收并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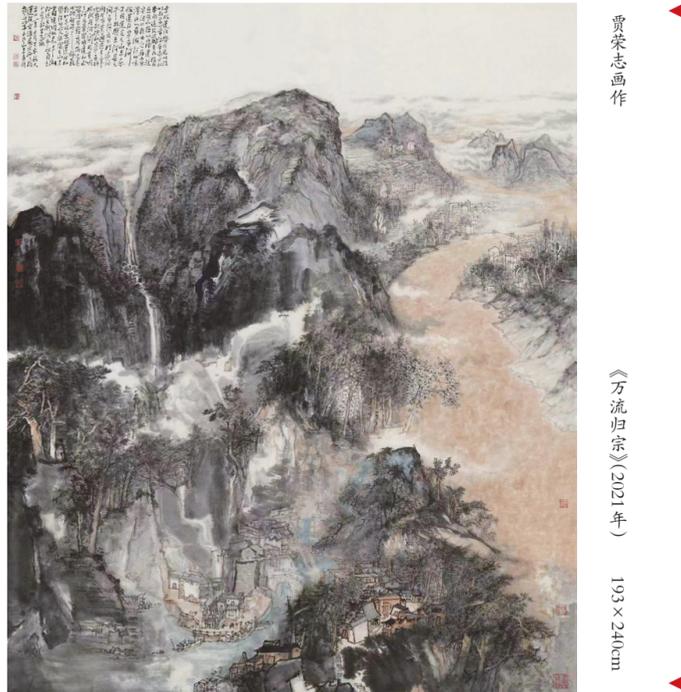
形情融合。王昌龄曾有“三境”说：物境，“故得形似”；情境，“深得其情”；意境，“则得其真矣”。意是对情的提升，是使画具有诗意的关键。贾荣志在山水中神游，心物互应。山川大地，孤亭茅舍，老翁策杖都是心灵的道具，是实现万物和内心的统一的载体。

融合是一种智慧，是一种创造，是一种哲学。它取各方之长而又超越各方，奇妙地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；它是艺术上的“杂交”，“物种”不再是原来的东西，而是一种新的质，一种新的优势；它是艺术创新的动力和新生增长点。让我们看看画作《万流归宗》这幅画是如何找准结合点从而体现融合思想的。

这是贾荣志2021年创作的大幅作品，193×240cm，是一幅展示黄河雄姿，讲述黄河故事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交融的艺术力作。请看，一条黄龙从苍茫的天边，从悠悠的远古蜿蜒而来，远处，水天浑沌，云蒸霞蔚，若隐若现；近处，愈发雄壮，浩浩荡荡，汹涌澎湃。观此，人们无不想起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磅礴诗句和《黄河大合唱》的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”的雄壮旋律。画面左边，山峦叠嶂，浓雾郁郁，密不透风中，一条瀑布似千丈银练悬挂在万壑之中，飘逸而下，汇入黄河。右边，河东河西，高楼耸立，烟火缭绕。画中的艺术处理十分精妙，浓与淡，密与疏，虚与实，传统与创新相生相长，相得益彰。这也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和华夏历史沧桑巨变的巧妙结合。

说起对祖国对家乡的执着描绘，不能不提19世纪法国绘画大师保罗·塞尚了。他的家乡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，开门见山。1882年后他隐居于此，年复一年，给家山画了很多“肖像”，创作成品就有七八十幅之多，有早晨的，有黄昏的，有阴沉的，有晴朗的，还有“平远”的、“高远”的等等，画出了山的独特、山的浑厚、山的哀伤。在67岁的某一天，他又去画山，突遇暴风雨，在雨中作画，昏了过去；第二天执意坚持作画，待到这幅画画就，再一次昏迷过去，当天就与世长辞了。这幅画就是著名的《圣维克多山》，是一幅在世界绘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画。

贾荣志祖籍在泰山脚下，泰山是他的家山，他的绘画语言很突出的是大块面的组合，而塞尚是以各种圆柱形作为抽象的语言符号来进行创作，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如果能在塞尚的巨大成功中悟出道理，不断重复画泰山，画出泰山的巍峨，画出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骨，李士南悟出了泼墨写意人物画的真谛……贾荣



贾荣志画作

《万流归宗》(2021年) 193×240cm

莲花宝顶，高过百越

天台和合高峰华顶山

徐永恩 /文
杨辉 /摄



李白的《天台晓望》诗云“天台邻四明，华顶高百越”，极言华顶之高。

天台因“顶对三辰，上应台宿”而名。天台山为总名，其主要山脉有华顶、赤城、桐柏、琼台双阙、寒岩明岩、苍山、天柱、大雷、宝华、千佛等山。

天台山有八重，即以海平面为台基，第一重即天台县城。第二重即桐柏宫所在的平畴。第三重为方瀛山。第四重即洞天宫所在的小桐柏。第五重在玉霄峰顶。第六重古称歇亭，现石梁镇所在及其东至双溪岙头为止的山阜。第七重为华顶寺所在地。第八重为华顶峰拜经台所在的地段及太白堂一带。

唐人章八元的《天台道中示同行》诗云“八重岩崿叠晴空，九色烟霞绕洞宫”，写的就是天台山的“八重”。

华顶山，在天台县东北部，海拔1098米，是天台山第二高峰。从山顶望去，众峰环拱，层层相叠，状如百叶莲花，唯此山孤峭中立，正当花心，故名华顶。顶峰最高处叫拜经台，传为智者大师拜读《楞严经》处。

华顶又称“望海尖”，云清日朗之时，登其顶可遥望东海。这里群峰叠翠，白云缭绕，晓雾昏烟，云气氤氲盘结。望海尖看云，云海翻滚，如风驰电掣，山草树木忽隐忽现。

宋陈耆卿《嘉定赤城志》云：“华顶峰，在县东北六十里，盖天台第八重最高处。旧传高一万丈，少晴多晦，夏有积雪，可观日之出入。中有黄金洞。绝顶东望沧海，弥漫无际，俗号望海尖。下瞰众山，如龙虎蟠踞，旗鼓布列之状。草木薰郁，殆非人世。僧智顓与司马承祯尝宴坐修真焉。孙绰赋所谓‘降阶信宿，迺乎仙都’是也。有葛玄丹井，王羲之墨池。可见，华顶山三教同处，融通互摄，乃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又一典型标志。”

最早隐居华顶的当属葛玄。

葛玄(164—244)，字孝先，三国吴人，葛洪从祖，人称太极葛仙翁。本琅琊人，后迁丹阳句容。葛玄八岁，父母双亡。他自幼好学，十五岁名震江左。汉灵帝光和元年(178)入天台山修仙学道。刚入天台山，就被天台山神秀倾绝，口诵《登天台山》诗一首。诗曰：

高山上山，山上白云闲。
瀑布低头看，青天举手扳。
石梁横海外，风笛落人间。
不见红尘客，时时鹤往还。

他在天台山遇见左仙翁左元放，拜其为师，学《白虎七变经》《太清九鼎金液丹经》等，并于华顶植茶。相传葛玄后受《灵宝经》等仙经，潜心研读，将《灵宝经》传郑隐—葛洪—葛巢甫。葛巢甫创道教灵宝派，尊葛玄为开山祖师。由于葛玄精心修持，掌握了辟谷和金丹服食之法，名声大振。

吴王孙权将其召至都城建业，尊为上宾。葛玄向孙权讲述了天台山秀丽风光及修炼情况，孙权下诏在天台山建造天台观(桐柏观)，命葛玄居之。

葛玄华顶植茶的地方，今名为“葛玄茶圃”。

《天台山方外志》记载：“茶圃，相传为葛玄种茶之圃。以上在华顶。”至今，华顶归云洞口尚存三十三从当年葛玄手植的茶树，世称“茶祖”。茶树占地约3.5平

方米，树径20余厘米，每棵茶树直径一米多，约有1800年的历史。

归云洞看雾，白雾缭绕，似轻纱曼舞，故有“华顶归云”之称。游人站在茶圃边上，看着苍老而葱郁的老茶树，都想上归云洞去探究葛玄当年修炼的遗迹。

唐诗人李绅的《登华顶峰》诗句“欲向仙峰炼九丹，独瞻华顶礼仙坛”，讲的就是葛玄在华顶炼丹之事。

宋胡融有《葛仙茗园》诗：
绝巘匿精庐，苍烟路孤迥。
草秀仙翁园，春风坼幽茗。
野僧四五人，脑髓起林岭。
携壶汲飞瀑，呼我烹石鼎。
风涛泻江滩，天籁起林岭。
七碗麝祁原，一水斗双井。
我虽冠履缚，心乐只园静。
濯足卧禅榻，幽梦堕蒙顶。
据《天台山方外志》记载，葛玄的炼丹井有二：一在华顶峰旁；一在桐柏观钟楼下。

《兰亭序》奠定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。王羲之的书法能够达到如此高的艺术境界，除了他自身因素外，与佛国仙山天台山这方沃土以及隐居天台山的白云先生教诲分不开。

王羲之随卫夫人学书，并不满足，便外出寻找名师。当时他朋友孙绰任章安令，加上华顶峰住着一位精通书法的高道许元度。元度字紫真，紫道，不知何许人，只知道他餐霞饮露，终日以白云为伍。王羲之来到华顶，执意要拜其为师学艺。

白云先生见王羲之学书心切，就收为弟子，授予笔法，并告诫王羲之，要静心，澄虑，均力，叫他住到西边石室中刻苦练习，闲了，可以去玩水，闷了，可以去登山，千万别到东边石室来。

王羲之遵照师命，不敢有违。“夜则望月临池，朝则投云握管”，经年累月，不知耗了多少笔墨、纸张，整整的一潭清水池，已经变得黑黝黝了。学了一年，已经“笔下龙飞，行间蝶舞”；学了二年，则“鹤度春林，云飞玉河”；学了三年，王羲之认为已经非常精妙了，就拣了数幅作品给白云先生。白云先生批评他的书法“筋骨俱少，气力全无”，叫他继续努力。王羲之回到书堂，继续练了三年，才练成真功。这时，白云先生才击掌称赞他的书法，“淡处不淡，浓处不浓”，又赞他是“众木中松，群山中峰，灵鹤中冲，五岳中嵩”。

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曰：“三十三书《兰亭序》。三十七书《黄庭经》。书讫，空中有语：‘卿书感我而况人乎！吾是天台山人’。”

唐张怀瓘《书断》引羊欣的《笔阵图》的说法相同。这位“天台丈人”就是白云先生。王羲之有篇书法理论《记白云先生书诀》，详细记载了白云先生的书法奥妙，强调在书法中还要注意阴阳协调问题。

相传王羲之在石洞中从早到晚，练啊练的，太疲倦了不知不觉握笔伏案。忽见一位银髯老者飘然而至，夸他字写得不错。王羲之便虚心请他指点，老者叫王羲之伸出手，老者用笔在王羲之手心写了个字，写罢，又飘然而去。王羲之问他姓名，只听空中隐隐传来：“天台白云……”王羲之一看，手心上写着个“永”字，便照着“永”字比划，终于明白了“永”字包含了汉字的基本笔画。于是，他练得更加勤奋，达到书法的高峰。

王羲之在天台山学书数年，留下许多遗迹。人们把王羲之晨昏洗笔，竟使池水为黑的水池，称为王羲之墨池。明释传灯《天台山方外志》记载天台有二处墨池：一在华顶寺侧，靠近黄经洞；二在白岩寺，“旧有列秀亭及王羲之墨池存焉”。

王羲之念念不忘天台山白云先生的“永”字笔诀，特地用小楷诚心诚意地写了一部《黄庭经》，放在华顶峰侧一个突

四

陈太建七年(575)，秋九月初，智者入天台，历游天台山水。智者游佛陇，感定光之梦，即于定光庵之北峰——华顶峰南麓创立伽蓝。

智者大师所创之伽蓝，即今位于石梁镇华丰村的天封寺。据《嘉定赤城志》载：“陈太建七年僧智顓建。初，颿入山见一老父告云：‘师卜庵遇盘石可止。’其后果如所告，遂结庐焉。因自号灵墟，盖第五思修地。其注《涅槃经》处，号智者岭，中有卓锡泉，北望一峰摩云，即华顶也。隋开皇五年赐号灵墟道场，汉乾祐中改智果寺。”

智者注《涅槃经》的智者岭就在华丰村后，是登华顶峰的主道，岭间尚有两个路廊。智者大师创建灵墟道场，栽植松栗，引入流泉。又常常前往寺北的华顶峰，行头陀行，昼夜禅观。并在华顶峰之巔虔诚拜读《楞严经》。故后人智者大师拜读《楞严经》的地方为拜经台。旧时，峰巔竖有“智者大师拜经台”的石碑。

相传智者大师在华顶峰行头陀行的时候，常常有各色魔怪，以及猛兽侵扰。智者不为所动，并以佛法降魔降怪，征服猛兽。灌顶的《智者大师别传》对此有精彩描述：“忽于后夜，大风拔木，雷震动山。魑魅千群，一形百状。或头戴龙尾，或口出星火。形如黑云，声如霹雳。倏忽转变，不可称计。图画所写降魔变等，盖少小耳。”为此，后人建有“降魔塔”“伏虎坛”等以纪念智者。

智者不仅站在峰巔读经，更看出“千山为莲花，华顶为花心”而顿悟《妙法莲华经》秘密，而著述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，从而奠定了佛教天台宗的理论基础。

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建造的寺院有12所，其中有龙山集云院、太平兴国寺、天封寺、西竺院、禅林寺、善兴寺、大慈寺、螺溪院等。

五代晋天福元年(936)，僧德韶在智者大师曾坐过的地方建造了华顶寺，宋治平三年(1066)改为善兴寺。寺两侧密林间，原有72茅蓬，东茅蓬以药师庵为最大。正如唐朝诗人僧灵澈所称：“天台众峰外，华顶当其空。有时半不见，崔嵬在其中。”

五

唐司马承祯隐居天台山，往来于桐柏、华顶、灵墟间，并在灵墟“住经二十八载”，修炼、制剑、铸镜、制琴等。

他凭借自己的德、道、术、艺，极大地提升了天台山的知名度，影响和吸引了大批唐代诗人奔向天台山寻仙学道，踏歌吟诗，使天台山成为浙东唐诗之路目的地。

其中登临华顶，如李白、灵澈、李绅、寒山子、齐己、贾岛、项斯。李白上天台寻司马承祯，不遇，据说就在华顶的茅蓬隐居读书，写下了《天台晓望》，诗曰：

天台邻四明，华顶高百越。
门标赤城霞，楼栖沧岛月。
凭高登远览，直下见溟渤。
云垂大鹏翻，波动巨鳌没。
……

后人为纪念“诗仙”李白，如今在华顶峰下建有太白读书堂。